

台灣省壇俠義宗師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諧謔武俠系列

# 頑皮花子王

〔台灣〕松柏生

上

延邊人民出版社

8

台湾 松柏生 武侠小说系列

# 顽皮花子王

①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

**顽皮花子王 (上下册)**

(台湾) 松柏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80599-710-1/A·243

印数:1-15,080 册

定价:19.80 元



**松柏生** 台湾高雄人氏，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以现代手法描写古代侠义志士，以处女作《绝代天骄》轰动台、港、澳地区，其风格独特，扣人心弦，将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举凡忠义、憨直、豪气、阴险……等，个个分明以精彩的侠义谐谑系列独开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被读者视为现代武侠派的金庸，令老一辈武侠作括目相看，其作品销量和金先生的作品不相上下之分。

## 内 容 简 介

西安城内，有一名唤作乌鸦的理发店，其主谭天有一子，名叫谭步龙，谭步龙自幼聪颖过人，只可惜他与生来就有一种怪病，每逢子夜时分便浑身发冷，腹内剧痛不已，十余年来，虽经数十名大夫诊治，仍不见效。殊不知，这乃是至尊纯精的阴柔内功。阿龙是何许人，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有这种怪异的功力？

阿龙替人顶罪入狱，在狱中一神秘人物指引他练功，使他功力大增，怪病也随之渐愈。寸双寺魔主寸双师太对阿龙甚是关心，授其道之大道理，使其顿悟，从而功力列进一层。出狱后，阿龙受贼人所迫，与东家之二女生米煮成熟饭，自此，他步入商途，财源美女滚滚来。巨贾千金、绿林侠女、大内公主，一个接着一个投入他的怀抱……

出巨资救助受灾同胞，阿龙大出风头。皮货大王，玉石大王，赈灾大王，大善人……这些帽子全扣到他的头上啦！

树大招风，阿龙的举动惊动了不少黑道人物，亦使当今皇上坐立不安，是福？是祸？

有人为了阿龙，甘愿割断自己孩子的喉咙，可歌！可泣！

龙官宫是何等的雄伟、气派！江湖恶道龙王，与阿龙决战于龙官宫，孰赢？孰败？

一神秘女侠宁可落发为尼，亦不肯道出阿龙的身世，何也？

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的，除皇上外，唯此一人矣！

阅完此书，便可使您大饱至尊之雄威！哇噻！大开眼界！

#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色字头上一把刀 | (1)   |
| 第二章 | 纵情消魂命报销 | (29)  |
| 第三章 | 替人顶罪入牢房 | (54)  |
| 第四章 | 脱胎换骨步步高 | (83)  |
| 第五章 | 名利美人一起来 | (110) |
| 第六章 | 发愤图强勤练功 | (138) |
| 第七章 | 一举六男有够罩 | (168) |
| 第八章 | 皮参大王是阿龙 | (195) |
| 第九章 | 玉石大王是阿龙 | (221) |

## 第一章 色字头上一把刀

“天呀，这是一句经常被人脱口说出的话。

天，若将它细部分解，便是“一大”或“二人。”

“一大者”，唯一人独大，唯我独尊也。

“二人”者，阴阳相合或同性相斥，可就难说了。

世人经常如此批评咱们中国人与洋人，若是一对一，中国人一把罩，顶呱呱，若是二比一，中国人也就“采”罗。

因为，咱们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合作”啦。

不过，眼前便有两个挺“合作”，他们是一对年青男女，他们正在一望无际的芦苇堆中“合作。”

那男人显然是位“伏地挺身”高手。

那马仔显然是位“仰卧起坐”能手。

哇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两人攻守有序哩。

没多久，那马仔居然玩起“呼拉圈”游戏啦。

哇操，实在有够热闹。

芦苇丛颤抖不已。

芒花纷纷坠落。

两人却仍然舍生忘死的运动着。

这位青年不但身材挺拔，皮肤更似姑娘家雪白，那清秀的五官更是人见人爱，可说是位“烟投郎。”

这马仔分明是一位罕见的尤物，她不但肌肤雪白，而且胴体凸凹分明，尤其那个圆臀更是浑圆诱人。

最难得的是她不但面若桃花，而且艳丽绝伦，不但迷人，精明过人，不似一般美女之缺乏脑筋。

她还有一对水汪汪的勾魂媚眼，眼珠流转之中，定力稍为不足的人当场合会被勾去三魂七魄。

只见她媚眼汪汪的问：“你快乐吗？”

“我……很美满。”

“格格，何为美满呢？”

“美妙，满足。”

“格格，好可爱，好坦白的兄弟。”

她热情。

他更尽忠。

“兄弟，你方才说你是个金龙，是吗？”

“是的。”

“你听过金刚吗？”

“他是敝师弟。”

“真的呀？不可能呀，你如此斯文俊逸，他却是粗犷豪迈，你们两人怎么可能是师兄弟呢？”

“我比他早入门半年。”

“真的呀？令师一定是位奇人，否则，他怎能教你们这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是不是？”

金龙神色一悚，立即“暂时打烊。”

他不自然的道：“没什么？”立即又“开动。”

可是，他不似原先那般兴奋而冲动了。

“龙弟，令师是否不准你快活呀？”

“是的，我……”

“格格，后悔了。”

“不是，我……”

她格格一笑，倏地搂着他一翻身，立即浪态十足，生龙活虎，威风八面的大肆“颠鸾倒凤”着。

没多久，他又冲动了。

方才之忌憚又被“三振出局。”

他姓金，单名龙， he 原是冀北金家堡堡主金川之次子，他在十三年前因为被“龙王”赏议，便被“龙王”改为大弟子。

这位“龙王”并非水晶宫之“海军总司令”龙王，他姓王，叫斯盈，他专练神龙心法及招式，所以被称为龙王。

金龙在上月初奉命下山历练一番，想不到今日会遇上这位尤物，而且按捺不住的便和她展开“肉博战。”

龙王授徒，只要求徒弟别近女色，其它方面，百无禁忌，因为，欲将他的武功至化境，必须保持童身。

这位马仔姓水，名叫汪汪，别看她人如其名的水汪汪迷

人,她今年已经四十岁,可是,她驻颜有术,看来好似“十八姑娘一朵花。”

经过她热情如火的施展出“十八般武艺”之后,金龙已经似一条“毛毛虫”般瘫软在她的胴体上了。

他乐得不知东南西北。

他爽得不知自己是谁了。

他在一阵哆嗦之后,陶醉的眯眼回味。

水汪汪却挂着神秘的笑容悄悄运功。

倏听他啊了一声,立即滚丈余外,道:“你……”

“格格,龙弟,你怎么了?”

“我的功力被你盗采了。”

“格格,有吗?”

他惊慌起身,立即欲拾起衣衫。

她格格一笑,道:“龙弟,免惊,你那位宝贝师弟金刚也是同样子,他目前一定还躲在元干洞中吧?”

“你……你怎知道元干洞呢?”

“你别知道太多,你并没有吃亏,我敢保证你方才那一次快活是你今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格格,你可不能再由别的女人身上得到这种美满,除非你再来找我,可是,你敢再来找我吗?”

“淫妇,看掌。”

只见他五指箕张,立即扑来。

她格格一笑，玉腿一分，下体便喷出一股液体。

“咻”一声，它已疾射向他的“膻中穴”，而且是既奇又疾的射向他，当场便逼得他收掌 向后疾退。

“叭……”声中，十余支芦苇已经被那股液体射断，金龙大惊失色，顾不得穿衣，立即匆匆掠去。

水汪汪格格一笑，立即仰躺着。

刹那间，她那雪白胴体已经呈金黄色，而且是通体金黄色，哇操，这是什么功夫呀？

又过了一个半月，那片浩瀚的芦苇中，又有一堆芦苇在颤抖的求救，芒花更是大惊失色的堕落着。

水汪汪又在陪男人快活了。

这回，这位仁兄约有三十岁，他不但其貌不扬，而且背部有三道剑疤，分明是这位专门在舔血的江湖中人。

他虽然其貌不扬，却长得熊腰虎背，双臂之虬肌似铜球般的扎实，此时正随着“伏地挺身”而蠕动不已。

“格格，标哥，你真壮。”

“宝贝，你真迷人。”

“标哥，轻些。”

“哈哈，你别叫疼，包你爽。”

“人家招架不住。”

他哈哈连笑的大开杀戒。

她求饶连连，嘴角却不时浮现出冷笑。

良久之后，他乐得怪叫连连。

他开始捐献了。

终于，他长嗯一声，立即晕去。

她格格一笑，纤掌便朝他的“死穴”一按，然后似丢垃圾般地将他抛到一旁，再原姿仰躺的徐徐运功。

立见她的周身肌肤呈泛金色，不过，尚有少许黄光。

倏听一声冷哼，她刚睁眼，便瞧见一位锦袍瘦高的老者站在右侧五丈外的一支芦苇芒花上。

他挺直而立，芒花亦挺直着，并未呈现下塌弯腰，可见他的功力已经到达令人匪夷所思的境界了。

水汪汪一见到他，立即满脸严霜的原式躺着。

老者满胸怒色的喝道：“水汪汪，你居然敢违天道的运用这种伎俩练功，你难道不怕遭到天遣吗？”

“哼。”

“水汪汪，你居然敢盗采本龙王二徒之功力，致令他们几乎前功尽弃，你的眼中的还有我龙王吗？”

“龙王，呸。”

呸声方出，两口痰居然分别自她的樱桃小口及下体喷出，而且上下交滋的喷向龙王之脸部。

龙王冷哼一声，右袖一扫，它们便被驱逐出境。

“水汪汪，你仗着这些少许的功力，就想逞凶，做梦。”

“王斯盈，你说够了没有？你的满口天道，你忘记了自己做了什么事？我水汪汪会有今日，是你所赐？”

龙王立即眉头一皱。

“王斯盈，你怎么不说话了，十八年前，若非你恃强毁我元阴之身，我何须如此作践自己，你说话呀。”

“住口，你当年何尝不是为了盗取本王之功力？才以身相诱。”

“以身相诱？格格……”

“住口，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当年，你已经年逾四旬，更是开始在修炼飞龙在天，谁诱得了你呀？”

“是你这位妖女。”

“妖道。”

“你这个该死的妖女。”

“刷”一声，他已经疾扑到她身旁，右脚更是踩向她的小腹，可是，她却动也不动的瞪着他。

龙王冷哼一声，右脚一收，便已站在她身旁道：“起来。”

“滚。”

“水汪汪，那孩子呢？”

“不知道。”

“本王知道你昔年曾分娩一子，他目前在何处？”

“我曾留下那种孽种吗？”

“本王不信，说。”

“不知道。”

“你当真不想活了？”

“哼，你只会这一套话？你若有种，你就上来吧。”

说着，她便故意张腿耸动下身。

龙王喝句：“贱人。”便后退三步。

“格格，王斯盈，你自大自妄的称为龙王，可是，你却无能，你根本翘不起来，你是不是男人。”

“住口。”

“来呀，来呀，我水汪汪比昔年更美，更迷人了，你不觉得吗？来呀，你若是男人，就上来呀。”

“贱人，妖女，烂货。”

“歪种，妖道，呸。”

一口痰立即射去。

龙王拂扫开那口痰，道：“本王不相信你舍得抛弃那孩子，本王再度来此之时，你若不再道出那孩子的下落，本王决不饶你。”

“刷”一声，他已经掠出三十余丈外。

水汪汪起身一瞧，暗悚：“这妖道必然另有奇遇，否则功力不会如此激增，他一向言出必行，我必须小心。”

她穿上衫裙，边埋尸边思忖着。

良久之后，她一弹身，便飞掠出二十余丈，只见她轻采芒

花，似花絮般飞掠而出，没多久，她已经掠到远处的山下。

她疾掠到半山腰，立即闪入一个山洞，洞中甚为曲折，而且微微斜上而去，她只绕行三丈远，便停在一个洞壁前。

只见她朝一块小凸连接三下，洞壁突然现出一个三尺宽，五尺高之门户，她立即闪入门户之内。

门户迅速合上，她却已经沿着下斜之笔直通道快步行去。

通道甚为暗，而且空气欠佳，她却毫无阻碍的行去。

通道一直斜而下，她终于走到尽头，只见她的右掌朝洞壁连接三下，立即呈现一道三尺宽五尺高的门户。

她踏前三步，再向洞壁加按三下赫然又出现一道三尺宽，五尺高的门户，而且尚有亮光随着进现进来。

她吁口气，立即前行。

两道门户便自行关上。

立见一个近百坪之石室，右侧室壁处处皆是钟乳石，石尖汨汨溢水，再流入那个四十余坪大小之池中。

池中遍浮墨绿色之苔藓，它们肩并肩，背贴着背生，水面一片如茵绿草浸着水滴而轻浮。

水汪汪捞起一把苔藓送入口中，便边嚼边宽衣，不久，她已经全身赤裸的在池畔中冲身了。

她以木瓢取水冲身一阵子之后，便躺在池畔一块长石上。

不久，她的肤色又呈金色。

一个时辰之后，她吁口气起身之后，便朝左行去。

她走到石壁前按凸石三下，便出现一道三尺宽，五尺高之门户，一股幽香亦随即飘出，她立即满意的点点头。

她前行三步，便步入一个三十余坪之池旁。

池水不深，一位赤裸女子闭目盘坐在池中央，池水淹至她的酥胸中央，她却浑若不知的坐着。

壁上除了有一粒明珠之外，便是不少的钟乳石，水汪汪轻轻拔下一片石屑，便屈指将它弹向水中。

立见石屑疾射那了双腿根。

倏见池水一漾，那片石屑便停在她的腿根一寸前。

女子一张眼，立即拱手低头道：“参见恩师。”

“免礼，蓝蓝，你大有进步，很好。”

“铭谢恩师调教。”

“半个时辰之后，助我练功。”

“是。”

水汪汪走出石室，便步向另一侧壁前。

只见她轻按凸石三下，便又出现一个三尺宽，五尺高之门户，一股浓冽之异香立即飘入水汪汪之鼻中。

她的柳眉一皱，忖道：“这丫头在思春啦，怎么可能呢？”

她前行三丈，便见另外一位丰腴女子全身赤裸的盘坐在另外一个池中，她那艳丽的脸上，果然尚带红霞。

“青青。”

“参见恩师。”

“你在想男人啦？”

“不，徒儿不敢。”

“胡说，你敢瞞吾？”

“稟恩师，徒儿在二个时辰前食用一块苔藓之后，泥丸宫便燥热迄今，久久无法消退。”

“喔，过来。”

“是。”

此女乃是水汪汪之二徒水青青，她长得细皮嫩肉，丰腴之中，甚为健美，若依相学而论，乃是一位多子孙兼旺夫之贵妇。

她一走近，水汪汪轻按她的“泥丸宫。”

她沉吟不久，道：“走，去瞧瞧你在何处摘取苔藓。”

不久，水青青已经蹲在池畔指着池中央道：“稟恩师，徒儿因为好奇，而自簇取来一块苔藓食之。”

“噢？若非你指出，我尚未觉得它们的颜色有异。”

她便直接步入水中。

池水只及她的腰际，她走到池中央轻轻以双手捧起那簇略带油绿色之苔藓，立即神色一片激动。

水青青心知有异，却不敢问。

“青青，去唤蓝蓝。”

“是。”

水汪汪付道：“皇天果真不负苦心人，想不到这个古洞内居然会孕育出此种仙藓，我的计划可以实现了。”